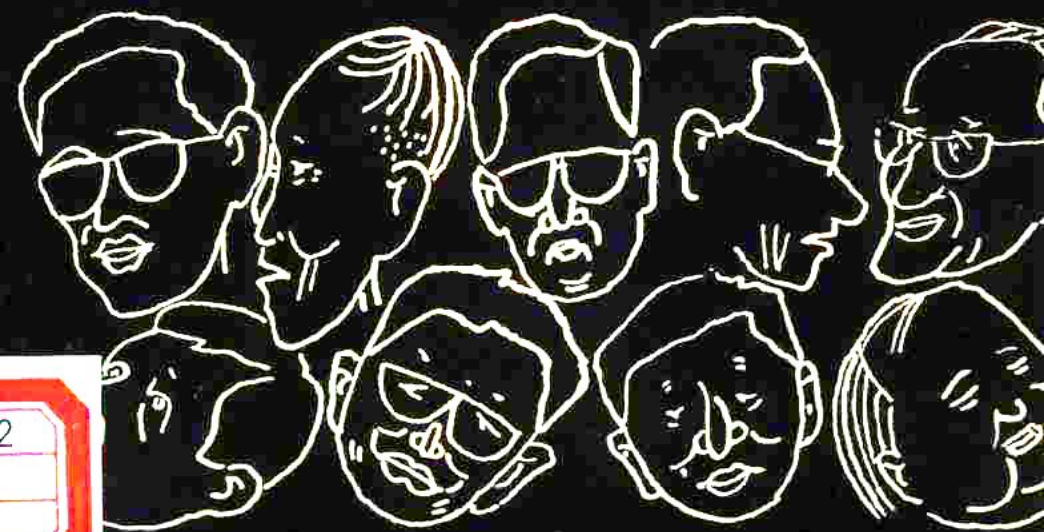


漫画家 谈漫画



莫测 主编

漫画家谈漫画

莫 测 主 编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漫画家谈漫画

莫测 主编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崇文门东兴隆街61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6.8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60元

ISBN 7—80526—019—2/J·13

序 言

漫画是绘画的一个品种，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锐利武器，在针砭时弊方面很像鲁迅先生的杂文，起着匕首、投枪的作用。一幅漫画，就能把某种现象活龙活现地勾画出来，把本质特点突出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亮相，使美丑善恶更加分明，形成舆论，既给人们以艺术享受，又给人们以警觉和启迪，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方面，漫画的这种作用是其他画种所无法代替的。

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会和中国水利电力报社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把业余漫画爱好者组织起来，办了一个漫画讲习班，并且还倡议成立了水电漫画研究会，着力于推动漫画艺术事业的发展。这是很好的尝试，是值得祝贺的。

这个讲习班邀请了许多著名的漫画家前来讲课，如华君武、方成、英韬、毕克官、缪印堂、江帆、苗地、李滨声、王复羊等。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上了年岁，而且工作都很忙，但还是欣然前来，表现了他们对年轻一代漫画作者的关怀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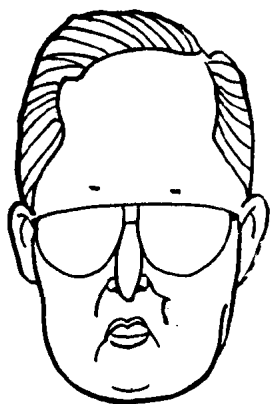
漫画家的讲课，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漫画的理论和实践等各个方面。如中国漫画、国内外漫画历史动态和流派、漫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漫画的构思、漫画的造型以及色彩和科普漫画、连环漫画、幽默漫画，另外不少漫画家还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体会，介绍了他们的成功之路。

现在，把这些讲课材料集中起来，编辑成书，书名就叫做《漫画家谈漫画》，奉献给社会。在讲述漫画艺术和技巧方面，这确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一定会受到漫画界、特别是广大漫画爱好者的欢迎。

李伯宁

目 录

序 言	李伯宁
漫画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华君武(1)
谈漫画构思	方 成(14)
漫画的政治准确性	英 韬(23)
我与漫画	丁 聪(35)
浅谈新闻漫画、报道漫画和幽默画	王乐天(39)
试谈漫画的娱乐性	沈同衡(45)
漫画创作的几种表现方法	江友生(51)
表达生活的诗意	韦启美(57)
重视漫画艺术的形式美	江 帆(61)
漫画的造型	苗 地(68)
中国漫画发展概况	毕克官(74)
漫谈科学漫画	缪印堂(88)
关于西方漫画的演变和现状	梅 珞(110)
漫谈中外漫画	蓝建安(131)
我和漫画	毛铭三(145)
丑中见美、小中见大、洋中求土	何 韦(157)
创作切忌“闭门造车”	徐 进(163)
杂谈漫画创作	叶春昶(167)
漫画的夸张	李滨声(172)
关键在于构思	王复羊(179)
业余漫画创作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时民(183)
后 记	(187)



华君武

漫画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一、关于漫画的政治性、思想性问题

漫画的作用是什么呢？说得平和一点，它是批评！说得尖锐一点，是战斗！实际上，批评也是一种战斗。大家都知道，不论在中国，在外国，在历史上，漫画都是起这样的作用。

我们搞漫画的，还没有能像日本人那样，把许多历史漫画作品拿出来介绍给大家。不过，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像毕克官，他就正在写中国的漫画史。方成同志有时候也写一点理论性的文章。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中国从20年代开始，漫画就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我们准备把那个时代的漫画作品编一本书，陆续出版。那个时代的漫画作者，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什么进步人士，但很奇怪，他们的作品

都是对准帝国主义、军阀和官僚的，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漫画也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反日本啦，反美帝国主义啦，反蒋介石啦。大量的作品，不管是在“国统区”的，还是在苏区的、解放区的，都是这样的内容。可以这样讲，中国漫画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种作风。

我觉得，不能认为讽刺画就是漫画。漫画也不一定就是讽刺画。漫画的范围比较广，其中包括讽刺画。丰子恺的画就是一种漫画，它并不讽刺什么。南京有个柯明，他画的一些水墨人物，也是一种漫画。尤其像早期的一些漫画速写，也是一种漫画。现在有些“科普漫画”也是一种漫画。科普漫画不一定就去讽刺什么。所以，不要把漫画局限于讽刺、批评。讽刺、批评是漫画的职能，而且是很重要的职能，但漫画的职能不只是讽刺和批评。比如说“歌颂漫画”，就不是讽刺。现在有很多事情是很值得歌颂的。最近一个农民买了“蜜蜂三号”飞机。当然光画农民坐飞机，就没啥意思。但你可以再想一想那个农民为什么能够买飞机。前天有个农民花了9600元买了一台汽车——“丰田”车。这些新事物，在中国农村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吧！可以去歌颂么！我不会画歌颂漫画，但今年却画了两张。一张是画一个农民承包荒山，我说这是“美容师”来了。另一张是画煤气罐的。北京煤气罐很脏，最近煤气厂规定脏罐子不出厂，这就是一件好事情。我就画了个人在给煤气罐洗澡。现在这种事情多得很。凡是人民群众欢迎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歌颂，当然能观察到那些新生的事物是不容易的。

建国后的17年，哪些漫画比较多呢？国际时事漫画比较多。那时，国际讽刺漫画，讽刺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等的漫画，是占绝对优势的。而讽刺人民内部问题的漫画则比较少。这个少，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大家都知道，划成“右派”的，在画家当中，漫画家占的比例最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家说我是“漏网右派”。方成险些变成右派。丁聪、沈同衡、王复羊、李滨声都成了右派，还有张文远、廖冰兄等。

哪个地方像漫画界弄了这么多右派呢？！从那以后，漫画几乎销声匿迹了。谁还敢画漫画？

三中全会以来，漫画有了很大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漫画作者的名字，我大体可以背下来，现在不行了，因为许多新的漫画作者出现了。《讽刺与幽默》的作者有百分之七十是新的。可见这个队伍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最近我去了河北一趟，《河北晚报》一个礼拜出一版漫画。《贵阳晚报》也是每周出小半版漫画。许多日报也有漫画专栏。《人民日报》办了几种刊物，只有《讽刺与幽默》是赚钱的，说明群众喜欢看。

为什么有些讽刺漫画受到群众欢迎呢？因为漫画首先是表现一种新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是从旧社会来的，旧社会遗留下来好些旧东西，对外开放以后，还有外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新的和旧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我看到《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条新闻：江西有个医学院的副院长以权谋私，让他的儿子考硕士研究生时作弊，后来事情败露了，他被开除党籍，儿子也被学校开除了。以这个题材画一张漫画也不是不可以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做这个文章。群众当中每天有很多事情，大家都在群众当中，就看你注意不注意。我常这样讲，人们都可以逛公园，画漫画的逛公园和一般人逛公园就不一样，既要逛，也要看，要观察。我们常讲漫画是一种批评的武器，那么你去批评人，批评一些事情，你自己首先要受教育。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化嘛！

漫画的思想性就是一种政治倾向，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一个叫杜米埃的漫画家，画过很多好的漫画。他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朝、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澳大利亚籍的漫画家叫大卫·罗，他的思想是反法西斯的。他反希特勒，反墨索里尼，反东条，但他同时也反苏。这就代表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至少代表了英国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思想。他的政治倾向很明显。

他是个自由党人。他的漫画就是在“自由党”的报刊上发表的，也就代表了那个党派的思想。所以漫画没有办法逃脱政治倾向，没有毫无政治倾向的漫画。你恨什么，喜欢什么，就是你的立场，你的阶级的立场，你的政治立场。所以我们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够使我们具有分析矛盾的能力、批判事物的能力。对事物的好与坏、正确与错误；怎么分析呢？不能像小孩子看电影那样，总是问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不能那样简单。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很多新问题，你不观察，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办法表现。说得远一点，现在有许多中年，甚至包括一些老年画家，只会画，不懂诗。中国从前一些有名的画家，对诗、画、书都有造诣，就说齐白石吧。齐白石的作品，大家为什么喜欢？因为他有思想。后来北京有很多“齐白石”，还有什么南京“齐白石”、东京“齐白石”、西京“齐白石”，学他的画，只追求形式，而在观察事物、观察世界方面，却没有齐白石的思想深度。因此那些画，就只是形式上的因循模仿，没有生命力。所以要多学习，不学习，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画漫画也画不好。经典作品、报纸、刊物，都要多看。我有个孩子是画动画的，有时间也画点漫画。我告诉他，你可以画，但是不读书，不看报是不行的。

我碰到过一个年轻的画家，画画倒画得不错，就是他那个观点糟糕得很。我对他说，你画得不错，但你的观点我一点也不能同意。画别的画，你的观点还可以隐瞒一点，画漫画就没法隐瞒，画一出来就看出你的思想，深就是深，浅就是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隐瞒不了。我们的漫画就是要反映我们党的思想、方针、政策、观点。因为这些同群众的要求和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点，一些西方漫画家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社会跟我们的不一样。他们个人的观点、立场，可以跟政府不一致。我们就不一样了。当然，也不能说，我们的党和群众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这也不可能，如果完全一致，那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呢？但是党和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在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像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起来，这些方面，党和群众就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要表现这些一致的东西。

最近，有个同志批评我说：“你的漫画近几年有点像政治‘传声筒’”。我说，别的方面我可以接受你的意见，这一点我不能接受。漫画就是政治的“传声筒”。因为，漫画就是要反映我们今天的政治。假如你不反映，要你干什么？！难道要你来反对政治嘛？！当然，我们反映政治不要搞政治图解；政治图解不能反映党的政策。所以，学习政治的问题，一定要认真看待。当然也要学文化，学艺术。有了文化，思路就会开阔些，否则，就会干干巴巴的，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画。为什么呢？因为你积累的知识不多。所以，我提倡画漫画的人要做“杂家”，什么书都可以看一看。我曾经买过一本皇宫里用的药方、偏方，没事时可以拿出来看看，当然不是要当医生。药方里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治一种病要用“金箔”熬药，这个知识，有朝一日也许会用得上。所以我们的知识范围和生活范围要广一些。现在我们的生活太单调了，往往是骑脚踏车从家里到机关，又从机关到家里。其实社会生活太丰富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涉猎和捕捉。我现在就有许多方面不能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了解。假如叫我画科普漫画，科学的东西我不懂，怎么画呢？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上面说蜘蛛不算昆虫，我大吃一惊，我一直都把蜘蛛当成昆虫了。

还有一点就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研究怎么做人。我说：人，不是圣贤，孰能无过？但假如你自己歪七扭八的，怎么去批评那些坏东西呀！假如你自己走后门，你就不会去批评走后门。要画，也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画漫画的都有几套像变戏法那样的手法，这样一变，那样一变，就可以变出几张漫画来。但真正感人的漫画，决不是变戏法变出来的，个人主义严重的人，要去发现个人主义不大容易。多少年以前，我看过一张美国的漫画，它把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太深刻了。它画了一条木头的篱笆，这一人家有一棵树的树枝伸到邻家去了，那边的人就用锯锯那个树枝。这种事情在现实当中不会有，但是它深刻地表现了那个社会里的一种思想：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

的，你不能来侵犯我的。还有一张画，画的是一个人在院子里晒衣服，风一吹把裤子腿吹到另一家来了，这一家的人就用大剪刀剪那个裤腿，不让到这边来。我认为这张漫画是一幅相当好的漫画，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要给人以深刻的东西，你自己首先要深刻认识事物。你不认识的东西怎么去表现呢？我们画漫画的人，搞文学艺术工作的人，都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正派的人，这和党对我们的要求、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是一致的。我们从事文化艺术的同志大多数是好的，但现在也有一些人实在不像样子！他们欺世盗名，争名争利，怎么可以当灵魂工程师呢？！

二、关于漫画的艺术性及其它有关的问题

最近西德漫画家卜劳恩夫人来北京举办了“卜劳恩漫画展”。卜劳恩的漫画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要达到他那个程度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搞漫画的，对许多东西都要去看一看，对其它画种也应当去看一看。莫测同志是搞木刻的。木刻就很讲究黑白对比。对齐白石的画，可以研究它的构图、章法。另外，对一些民间艺术，我们也要去学习，去研究。甚至一些儿童的画，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然，要吸取有用的东西，不是叫你去照抄、照搬。山西有一个小孩画了一幅漫画，把妈妈画成一头牛（爱劳动），把爸爸画成一只老鼠（好吃懒做），就很有意思。

另外，戏剧、电影以及其它东西都可以给人以启发。诗也要看一点，当然不是叫你看完就画，要有个消化的过程。上海的关良就是看见什么画什么，看了京剧“三岔口”就画“三岔口”，但他是经过消化了的。要画你熟悉的东西，对不熟悉的东西要多观察，深入地观察，比如狗吧，就有黑狗、白狗、哈叭狗等等。

重点是要善于观察人，男人，女人，老的，少的，你都要观察。过去我在上海时看到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示接近人民，想穿干部服又不敢穿，怕人家说他是冒充，结果穿一套西服戴一个干部帽子，很有意思。要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同时，也要观察物，

观察什么人用什么物。过去我看到过一张漫画，讽刺农村干部坐在沙发里办公，农村干部有坐在沙发里办公的吗？我没有看见过。我还看到过一张漫画，画的是“光打椰子不卖油”。椰子这东西北京是没有了，大概那个画漫画的作者所在地方还有，就很好嘛！

“光打椰子不卖油”，就像我们说的“光打雷不下雨”一样。民间有许多语言很形象。所以，我们在生活里要注意观察，要多看、多想。当然，不是要你关在屋子里想，要经常和群众接触。我现在接触群众的时间也少了，但是在机关里开会也是接触群众，你在会上可以细心听取各种人的意见，各种人的发言，从中找出漫画的题材。人家想的，你把它拿来，经过自己消化，也是想。有些东西拿来以后是画不出来的，但有些东西拿来之后马上可以画出来。有些东西拿来之后在小本子上记下来，要放一个时候才能画出来，最近我记得也少了，但还是记的。有些东西忘掉了，但是拿起本子来一看，就突然想起来了。比如说：我发现城市里把厕所修得特别漂亮，当然厕所修漂亮点也没有坏处，但是你不要把住家弄得那么破，而把厕所修得那么漂亮。这些东西你自己看到了，或者听人家讲的，就可以把它记下来。画漫画，跟储蓄是一样的，存款多了，你自由就多一点。储存的东西越丰富，你的表现也就越丰富。

现在谈一谈漫画的构思。我最近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什么呢？我看报纸，看到一些专业户常常碰到一些人“敲竹杠”，到他那里大吃大喝，敲诈勒索。类似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都有。这些人有的是领导，有的是农民。有的公社的领导跑到人家家里去大吃一顿，有的是跟人家借钱，弄得人家很狼狈！那么怎么表现这个现象呢？后来我想到了“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存好心”这句老话。因此我画了一个养鸡户，两个黄鼠狼在给他拜年，看上去亲密极了，其实没安好心。漫画的构图、构思，都要靠漫画作者对事物有明确的看法。比方说，我在1961年画过一张题目叫《大小家庭》的漫画。一般地说，小两口成婚之后，要离开父母再建立一个新家庭。为什么叫“大小家庭”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感到我

们有许多人养的孩子太多啦。恐怕也是比较早地发现了人口问题的。我讲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观察生活的时候，你自己对事物要有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我画漫画有很多方面就是这样，有些东西，群众老早就发现了，就看你怎么把它画出来。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一进城，老百姓就给我们两句话：“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税多是剥削；会多浪费时间，也妨碍身体。“文山会海”不反掉不得了。所以我就画了一张漫画叫做《误人青春》。开会的年青人都长了胡子，女同志都变成老太婆，辫子都白了。但是也需要说明一点，该开的会还是要开的，不能笼统地反对。现在美术展览会多得不得了。展览会多了，创作兴旺，有什么不好？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实在是吃苦。比如说，在一个早上，要奔两个到三个展览会，在美协工作嘛，去不去是个态度问题，所以只好去。去了以后，哪里是看画呀？是在那里交际！这个人讲几句，那个人讲几句。所以我常拿会议做题材，实在是讨厌这些东西！当然画的时候也要注意分寸，“分寸感”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事物不要只看一面，还要看另外的一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看社会效果。我画过一张画，画一个人肚量太小，连根针也插不进去。有个局长看了以后硬说我是画他。我画他干什么呢？他自己在那里对号。有些东西画出来，你要考虑对它负责任。比如说：我反对画住房子什么“五世同堂”、“三世同堂”。有没有“五世同堂”、“三世同堂”？当然有！群众确实对住房紧张有意见。是不是可以讽刺呢？我觉得现在不应当讽刺。假如我们的党和国家现在还不管，那倒可以画。现在不断地造房子，看三中全会以后盖了多少房子啊！但是还不能马上完全解决。既然是这样，就不要去火上浇油，不要去扩大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画漫画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跟外国漫画家说过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但我们，其实不论哪一个阶级都是要保护自己的政权，不喜欢去危害它的政权，包括香港政府也是这样。你要危害它的国家，它就会把你抓起来！我们当然也要保护自己的政权。你为什么要把群众鼓动起来去对我们的

党，对我们的国家不满意呢？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如搞不正之风，国家不允许，党也是不允许的，这些和群众都是一致的。搞自由化、极端民主一类东西，对我们社会是有害的，当然要批评，要反对。所以要考虑分寸感，有些东西就不必去画。有人说：“华君武是官方的漫画家！”我不管你官方不官方，反正我认为有些东西不该去讽刺。就像我刚才讲的住房问题，你去讽刺它干什么？你讽刺了也不能马上得到解决。所以，画画时要考虑你这张画发表以后效果到底如何。

“文革”前的17年，我有些画就不敢拿出来。我画过一张街上排队买东西的画。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东西少，买什么都要排队，我就画两个人在下棋，旁边围了一堆人，后面就排起队来了！这也是一种讽刺，但对国家的困难考虑得少了一点。我去年有一张漫画，寄给《北京日报》了。因为订牛奶非常困难，有时候拿证明也订不到。可满街都有酸奶卖。为什么酸奶有，牛奶没有呢？有人说，酸奶比牛奶利润高。我就画了一张画：酸奶在台上面，一头牛在台下面很可怜的样子，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幅画拿到《北京日报》以后，《北京日报》的编辑怕出毛病，就去征求牛奶公司的意见。牛奶公司又打电话来跟我解释，我说算了算了，不用解释了。后来《北京日报》没有用，《新观察》的编辑说我们用。那么到底事情的真相怎样呢？还是弄不清。现在有些报纸又宣传有七种味道的酸奶，什么杨梅的、桔子的等等。但订牛奶还是困难，原因仍然弄不清。

还有一点，也是属于分寸感的问题，掌握不好会闹笑话。我很喜欢踢足球。前年，有一次看足球时下大雨，场内积水较多，我就画了一张足球场上青蛙在那里救球。画面旁边还写了一句话：“工人体育场刚刚修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后来，工人体育场提出抗议了，说那是先农坛体育场。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先农坛”，因为没看清楚。只好向工人体育场道歉嘛。还有一个夏天，也碰到了类似的事情。许多小孩子身上出了痱子，痱子粉脱销，而北京市的仓库里却有大量的痱子粉积压在那里。我把这件事画出来

了，他们也来找我，说：“你画的这件事不符合事实。”所以要注意，有些不实的东西一定要调查清楚再画。你不调查清楚，人家要跟你打官司的。当然有的漫画也要看它起的作用，比方说，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书店里的书是不开架的，不让你自己拿书，你点到那一本他才拿给你。我画了一张画：一个人拿着望远镜在看书，因为他看不见书名！这张画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华书店开架卖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所以你要把生活里的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事情，群众感到困难的事情，都收集起来。但用什么方法去表现，有时也很难。有时候我一张构图要画好多次，也不是每次都画得出来，有时候画完之后还要重新画。总而言之，构思十分重要。

还有一点我想讲一讲，就是有些人反对我用文字。当然，不用文字，人家能看得懂更好，但也不尽然。文字还是需要的，只是不要罗嗦，不要重复。国画也好，版画也好，都要取个题目，这个题目要很谐调，寓意要深，不要画面上是“送粪”，你就取个“送粪”，画面上是“喂牛”，你就取个“喂牛”。我记得辽宁大连有一个刻木刻的，叫张家瑞，他刻了一幅“送粪”，刻得非常好，我曾为他写过一篇短文。他刻的“送粪”不叫“送粪”，叫“春风催人忙”。这样含义就深刻得多了。现在有些漫画的题目，做得很好。但不少漫画不大讲究题目。我希望漫画作者在做题目上都能有点功底。题目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不是去画蛇添足，要把最重要的东西点出来。60年代我画过一幅漫画。那个时候我喜欢游泳，看见有人往游泳池里吐痰就讨厌，如果画个“吐痰”，再写个“吐痰”，有什么意思呢？完全可以变一变，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好大的痰盂”。因为游泳池好大呀！这样就把吐痰这个“情”也点出来了！不是去重复，而是去加强。“吐痰”是重复，“好大的痰盂”就是加强。现在好多同志还不善于在题目上下功夫。漫画的题目有时候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去出。艾中信同志说过，这个问题大家要常常去想。比如说，我画过这样一张画，上面还配有诗。本来是“三个臭皮匠，顶不上一个诸葛亮”。我把它反用，我

说：“三个事后诸葛亮，顶不上一个实干的诸葛亮。”意思是说，讲空话的人，不如实践的人。这样出题目，意思就更明确了。漫画有两种：一种是批评思想方法的，比如，批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等等，这些现象生活当中有的是。我在50年代画了一张漫画：一个木匠在钉板凳，本来应该四条腿都朝下，他却把两条腿钉成朝上，这就是只顾一头。从思想方法来讲，就是形而上学。只顾这一头，不顾那一头，这就是片面性！我们现在批评“一窝蜂”、“一刀切”，那也是形而上学嘛！所以形而上学这种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因为人的思想，受旧社会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过来的。对这样的思想方法可以去研究它、批评它、开它的玩笑。还有一种是批评思想意识问题的。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比如什么自私自利、本位主义等等，当然我们正在整党，在不断地克服这些消极的东西，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的。最近，四川轻工业厅刚刚整党完毕，就跑到万县去大吃大喝！我们就是要去揭发、去暴露、去讽刺这些东西。我常常出差，因为我是美协的一个负责人，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有人来接，临走的时候有一堆人来送。这样做中央是不允许的。我就画了一张漫画，叫做《车站送别有感》，上面还有一首打油诗：“里面直挥帽，外面频摆手，我说请回吧，他说再来游，其实都在想，就盼车快走。”

我提倡漫画作者也读点诗。我对诗并不太懂，更不会作诗。但有时候也看看唐诗、宋词，这对画画很有好处。宋朝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豆花开时同邻好，银蔓引牵远过墙。”这一家的豆子开到那一家去了，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看了这首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画了一幅画：一个人坐在石头上面很不高兴地对着开过来的豆花。画的意思是说，有些派性严重的人，人家要给他消除派性，他却拒绝人家，还要坚持派性。豆花是没有派性的，它可以从这一家开到那一家，而人是有派性的。这也是一种表现方法。

最近，电视台大概对我不满意，因为我开了电视台好几个玩

笑。有一个玩笑真是起了作用了，我看到电视老播日本动画片，什么“阿童木”、“尼尔斯”等。为什么中国的动画片就不播呢？我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阿童木”和“尼尔斯”在天上飞着找中国的动画片。这样一来电视台就有人不高兴！不高兴归不高兴，可现在他们也在搞中国的动画片了！电影、电视现在有很多矛盾，那你就促它一下嘛！我对现在的电视是很不满意的。我还画过一张画，叫《关于电视的童话》。画面上，儿子问：“爸爸，电视塔怎么歪啦？”父亲说：“今晚电视节目不好，它对职工道歉！”最近我为上海《新民晚报》画了一张画，本来是“好曲不唱三遍”，我画的是“好曲要唱三遍”。讽刺的是三月底、四月初电视台还在那里播“迎春晚会，现在开始”，所以我就画了个电视，它捂着脸，题目就叫“好曲要唱三遍”。生活当中这种现象非常多，只要留心就能发现。有些画，也要根据读者的意见去修改。我举个例子，我有两本书，封面上画的都是上大下小的房子，中文版的书名叫《巧妙的设计》，英文版叫《酒后设计》。我在外国杂志上看到过，这个房子就是这样盖的，顶朝下，底朝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大概是喝醉了酒的人设计的房子！开始我就将这张画收在我的漫画集外文版上，题目叫做《酒后设计》。后来有一位同志写信来批评我，大概他是搞建筑设计的。他说：“这个建筑是个非常好的建筑。”他讲了一套理论，意思是说这种建筑占的空间少。我觉得他的道理对，我错了。后来，我就把我的中文版画集上的这幅画改为《巧妙的设计》。当然，“巧妙的设计”就没有“酒后设计”漫画味浓了。我常常接到一些群众的来信，有些意见提得非常好。

有的东西有它的延续性。我最早画过一张漫画，题目叫《“一言堂主”造像》，画了个一言堂主，是个老虎，屁股上有“禁区”两个字。实际上是指“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些中青年同志，有些艺术家，出了点名之后就不能够批评，一批评就发火。你说他是老虎，也不像，就叫小猫吧！我就画了一张《小猫屁股也摸不得》的画。前年我出国，跟我们代表团的一个翻译在一起。我说：“你是不是小猫？”他说：“我算什么小猫，我这是耗子屁股，谁都能